

美隆服裝店

三週年紀念 大減價 九折 歡迎參觀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南京晚報

廣告刊例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第四版每行四角

熱軍從

從軍熱 熱軍從

本報特約記者 從軍熱

美機炸火山羣島

父島及雅浦島亦被襲

美機炸火山羣島 父島及雅浦島亦被襲

燕市新炮

風味添新 燕市新炮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東北游擊隊之母

趙老太太也要從軍

東北游擊隊之母 趙老太太也要從軍

東線激烈戰鬥中

蘇軍抵安格爾河

東線激烈戰鬥中 蘇軍抵安格爾河

沈人杰

沈人杰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化柳科

化柳科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光華百貨公司

秋季大減價

光華百貨公司 秋季大減價

離婚啓事

離婚啓事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熱鬧市區中心門面招租

熱鬧市區中心門面招租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新亞航空

新亞航空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醉麗君

醉麗君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SIMON 牙膏

SIMON 牙膏

地址：中一路九十九號

這兒陽春樂舞的時候，公府裏便擺起了王府的儀仗，便是一條寬寬的二重皮和「幾時歸來餉」，「六」處還有「絳高」。

在抗戰初期，歌聲，這一切便織成了一部交響曲。

在抗戰初期，聽到的不是「大刀向……」便是「起，不深入敵人的陣地，人們到了抗戰第八年的革命歌聲，不深地地響着，誰知道了抗戰第八年的革命歌聲，不深地地響着，這不知是在開國車呢？還是時代進步得太快，壓磨之響，這不知是在開國車呢？還是時代進步得太快，壓磨之響，誰呢？誰則我沒有權利去干涉別人，然而聽到耳朵裏突然覺得有點那個。

有人在提倡平劇，不錯，平劇是我國的產物，其中充滿了民族路數的佳劇，無事時吼吼呼呼未嘗不可，但的人走夜路大吼一聲——「馬騰了西涼界」，心理上好像說「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確可以壯壯胆子，這一點尚可原諒，至於吃飽了飯尖起嗓子吼「我吼潘金蓮」，這就說不知羞恥何在。

我承認音樂是一種正當的娛樂，可以調節身心，可以復勞勞，我不怕反對而且還主張提倡，所以我覺得雖唱唱唱什麼人認為不時髦的「打鼓落好」總比那「我比，這裏我」或「何日君再來」要得好多了。

這是我想起了從前有一個不摩登的人作了兩句詩：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江唱後庭花」哪。

頁・

整整都穿著一身真正的外國油漆上，自己的前後共有六個紅的跟皮鞋上，老媽爲着要去的喜，特地在他惟一的在拍賣行有股子的老陳那裏，借來了一套對新的正亮亮貨櫃價八萬元的咖啡色西服。清瘦，理過的髮，加上這一身亮亮行，他感到異常滿足。爲了使自己更神氣一點，他忍痛花了三十三塊錢，讓乾就乾的九歲隨步鞋的小孫，把那明仿蘇蘭士們的帥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不但同事們都把他無無的漂亮，他覺得無無的漂亮，簡直面上會臉嫩起來。

雖然這禮，喜東上註明是一時裝，但他並不願穿它。他還是穿那件方步走進禮堂。經過禮堂以後，他左右手拿着一杯茶，左手拿着一杯茶，「華蘭」，剛走

快，因爲感到十分，便感到在十五，竟沒有隨借一個，使他連借一個，下身份的，誰讓一下身份的，感到都沒有，而他感到損失的，他的最皮鞋的響，磨光了不少。

但時間已過，生，他沒有正確的，來估計正確的，他與那的，經過禮堂以後，他左右手拿着一杯茶，左手拿着一杯茶，「華蘭」，剛走

皮膚專科

<p>民國九年 九月五號</p>	<p>部託委</p>	<p>專銷各大廠出品</p>	<p>路八十號</p>
<p>婦專科</p>	<p>浙江內科</p>	<p>上海外科 顧筱巖</p>	<p>專治 收減低廉</p>
<p>周百川</p>	<p>江傷科</p>	<p>魯道南</p>	<p>子伯華</p>
<p>新江蘇會館</p>	<p>浙江外科</p>	<p>上海外科 顧筱巖</p>	<p>伯華設診</p>

斯文

苦學

現在從事教育之皖人江君，幼年家貧，每晨在蕪湖街上叫賣油條，藉以維持老母之生活，當一籃油條售罄時，即立萊文中學臨街課室之外，聽教師講書，風雨無間。校長四人來，詢其故，則涕泣而言：「母老家貧，無力就學。」

但好學之心，則仍有之，故每過校門，輒立窗外，竊聽先生之講讀也。○校長嘉其志，特許免費入學，並由教會資助其家庭，於是江君從此力學，卒有今日斯可自謂難得。

馬虎

某教授，一臂澤之碩士也。授課時以馬虎著名，因皆稱之爲馬虎。○今文者，古文也。爾曹今語，未嘗不類乎。古文觀止，見紅樓而成為俗，乃文言之水滸是供於談話，古文之學生固已羞與焉。

○先生才識敏，更知此輩，原係把文章，原是先生。」

生善
上建樣

[illegible]

流弊

老王這人，無家室之累，不務收，少拍馬，保舉親貴向性，入。當此抗戰時期，物極其難之時，別人整日咳嗽吐血，終日費金少，口啖塊舊紙，還恨

冒，每月收入除伙食外，未幾發薪，入囊中，便裝入袋內，但今日，明向德借五百金，今日用，老王趨向他借一千

吃館子，老王向來是助於待人，薄於己，是以向他人借錢，總是折不如的奉上，假如轉售如洗，也要向別人轉告以別個人失望。每月微薄的收入，總覺得已足，且他竟不得已，將他的收入，盡爲別人的慈善事，早已手到頭後，雖未忘却，也捉了幾分「老五」可欺，促了他面之心，老王因養於左說：「不得不餓肚子吃菜。」

老王素有不平職員之稱，當動有不平職員之人亦有平憤；因其無論對上持下，爲公爲私，皆忠實厚人，絕對服從，敬重強悍青年生志現通順，因費志芳志，雖高尚，因受後台，致不能扶搖而上，服務十年，方得一如豆之官。

每日除辦分內之業務外，還兼辦工長及同事們的私事，同時又喝師爺的惡習，同輩們都鄙視他，只有受人欺壓，悲夫！

今日，像老王一類之

莊

中伸手摸口袋外，他又發覺褲子裏的白米糶水漬上，有兩個煙灰爇的多少不同的眼光洞。

『呷泉』 鳥窠

濃邊有井曰「呷泉」，飲之輒澹不能罷，但明代詩人謝三秀詩曰：「人云呷泉泉之志，我云呷者泉之德，當此斯言如流見，何不一飲口常乾？」斯亦別有見解也。

盜源

『天下方亂盜，或問：盜可除乎？對曰：不可，亂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謂盜源，對曰：衣衾不足，盜之源；政賦不修，盜之源也；敢令不行，盜之源也；則操兵利刃，劫良民而為盜。二源流，則政賊地掠百姓而為盜矣。一源，是則盜也；只須止其源，又何必患乎？』

龍到袁太

白」，忽然一首詩，大監却不要十分贊成。上，題一首詩，「大監却可以作詩嗎！不過我這『你是狀元出身嗎？當然可以作詩囉！不過我這裏面一個個，都不得兩天，要派人刪洗一次的』。」

監監笑着臉問呢？「那黑龍問：『那是爲什麼呢？』你告訴我，到底是白的好呢？還是黑的？好！』」袁太

「白的好的」。黑龍龍一想，世界上當然是白的好的！所以

袁太監聽到都應龍的答覆，含笑不語。

都應龍越聽明白，粉白的臉上，何必染上一些黑蹟呢。

有的花花綠綠的服出神。

當他醒來時，值老陳替他送衣來，他望了望老手上的衣服，望了望自己的舊中裝，慢慢的摸着臉，終於脫慢的膚，一衣服不要了！

蘇江
方金

[illegible]

比較更不知袁

[illegible]

嘆息模樣
個太太不

[illegible][illegible]